



▲小时候吴多才胖嘟嘟，可爱的笑容和妈妈如同“饼印”。

▼吴多才（中）和姐姐、弟弟感情深厚。



文 / 胡文雁 摄影 / 何炳耀

旧照片由吴多才提供

吴多才，2003年青年艺术奖得主，本地乐坛最活跃的一位青年作曲家，在创作上努力不懈，每年至少发表七八部作品，有交响乐、室内乐、铜管乐，写得最多的是合唱作品。

他现为南洋艺术学院音乐系作曲科主任。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大学 (University of Kansas) 的他，拥有作曲博士学位，能演奏钢琴、喇叭、萨克斯管、直笛，也指

挥管弦乐团、合唱团和铜乐队。

难以想象，一位在音乐领域里有着多样才能的作曲家，少年时期居然是一个极度丧失自信的小孩，一直到今天，任何有关他作品的赞美，在他潜意识里都是一种不可信任的虚幻。他说：“那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以为自己已经痊愈，但其实没有，这个伤口还在，复原何其漫长。”



◆二零零三年获得新加坡青年艺术奖 (Cius Award)
◆求学期间，以作曲上的杰出表现两度获颁「安东尼库斯奖」(Anthony)
◆获美国堪萨斯大学奖学金赴美留学，考获钢琴演奏硕士、作曲博士
◆早年随王立达学钢琴，向潘耀田学和声、梁荣平学对位。一九九八年
◆37岁，南洋艺术学院音乐系作曲科主任

吴多才

差点被分流制毁灭了的作曲家

吴多才 生长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，父亲是警察，母亲在食堂帮忙，家里还有一姐一弟。

小时候，吴多才就读于慈惠学校，校风异常严厉，各个科目都要求满分，错一题手心就要打一下，错两题打两下，以此类推。

吴多才经常挨打，打得最厉害的是数学课。在一次又一次的体罚当中，吴多才对数学愈发厌恶。他回忆说：“我数学成绩不好是因为我不喜欢，不是我不懂，而不喜欢是因为常挨打，越打我就越产生一种反叛心理。”

◆如果我能读到博士 人生中没什么事做不到

小学会考，吴多才的成绩是ABBF，数学一科不及格，中学被编入了普通源流班，同学大多无心向学，老师上课也提不起劲。低迷的学习环境，加上周遭人们对普通源流学生异样的眼光，让吴多才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严重受创。

“我绝对是分流教育制度的受害者，中学五年，我过得特别不快乐。从13岁到17岁，正是一个孩子的成长期，情感和心智各方面都在发展，可是因为教育制度关系，我像是被判了刑，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，内心充满了不平与愤慨。”

虽然那是20多年前的事，但小时候所受的心灵创伤至今仍未完全痊愈。吴多才说：“有时不小心碰到心里那敏感部分，我还是会觉得痛。没有读过普通班的人永远不会理解这种感受，它像是永远也抹不去的烙印。我比较幸运的是我有音乐，是音乐救了我，否则今天的我可能是个自暴自弃、一事无成的人。”

从小，吴多才就很喜欢音乐，小学参加学校铜乐队，除了喇叭，还自己学会吹直笛，与生俱来的天赋，让他能够把听得到的旋律，丝毫不差地在直笛上演奏出来。闲时，他喜欢胡编瞎造，拿着直笛乱吹一通，是他最初的创作经历。

所谓九岁订终身，吴多才在八岁那年就已立下志愿长大后要当作曲家。“我家里没有学音乐的环境，从小也没有这方面的熏陶，但很奇怪，我就是喜欢，而且很明确的知道自己要当一名作曲家。我崇拜贝多芬、莫扎特、海顿、斯特拉文斯基，经常去图书馆借很多音乐家传记来看，越看越着迷。我常说，是音乐选择了我，不是我选择了音乐。”

吴多才的父母在教育上给孩子很多自由，这点吴多才一直心存感激。“他们没有给我更多压力，也没有阻止我往音乐发展，也因为这样，我才没有失去人生方向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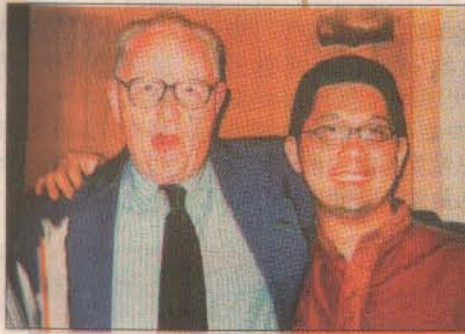
为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吴多才一上中学就央求父母给他学钢琴，但因家穷买不起，开始时只能在桌子上练指法，直到一年后才盼来一架钢琴。

中学毕业后，吴多才进入南洋艺术学院音乐系就读，开始他崭新的旅程，从一个“资质愚钝”的普通生，变成一个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优等生。

他顺利毕业，成为多所学校铜乐队和合唱团的指导，同时不断进修钢琴演奏。1998年，南艺60年校庆之际，美国堪萨斯大学提供了一份奖学

金给南艺校友及在籍学生，结果被吴多才考中。翌年，他飞往美国攻读钢琴演奏硕士学位，毕业后转攻作曲博士，在校期间再度获颁杰出学生作曲家奖。

吴多才说：“因为家里环境不允许，我从来不敢奢望到国外留学，更不敢想象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博士，但我做到了，所以我现在经常鼓励我的学生，如果我可以读到博士，人生中没有什么事是他们做不到的。”



▲吴多才在美国师从霍格博士 (左)。

◆音乐路上几位“贵人”

在音乐路上，吴多才一直得到很多人帮助。

1990年开始，吴多才就随王立达学钢琴，直到他到美国留学为止。吴多才说：“很少有人像他这样，既是很好的音乐家、钢琴家，又是很好的老师。”

吴多才学琴很晚，主要目的是为了在作曲上奠下巩固基础。“我知道自己没有条件成为演奏



▲小学加入铜乐队当喇叭手，前排左一为吴多才。

家，王立达也知道，但他还是愿意教我。从他身上，我得到很多音乐熏陶，他很肯给，而且知道我有某方面的潜能。他就是有这样的慧眼。他收的学生，最后并不都一定成为钢琴家。”

吴多才中学毕业后考南艺音乐系，基本入学

条件是乐理和钢琴演奏至少要有八号文凭。当年，吴多才因条件不够，差一点被拒于门外，但当时的系主任苏燕卿觉得吴多才是可造之才，因此破例让他入学，从此改变了吴多才的人生。

“那时如果南艺不收我，我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。后来我考堪萨斯大学奖学金，有部分原因也是受苏燕卿老师鼓励。她告诉我一定要读大学，这么做不是为了追文凭，而是有了这张文凭，我可以帮别人说话。”

另一个对吴多才帮助很大的人是桂乃舜。在吴多才未到美国念书前，桂乃舜已多次委约吴多才为他的合唱团作曲。“他一直相信我，也愿意给我机会，没有他，我的起步会很艰难。”

对吴多才来说，这几个人都是“用生命影响生命的人”，教会他什么叫有舍就有得，而且不求回报，因此他唯一能报答他们的，就是以同样的方式去帮助别人。

吴多才最近私下收了一名学生，经历与他类似，同样是普通班学生，考南艺没考上，吴多才见他

愿意给我机会一样。我是过来人，很能够理解和同情一个人生被过早划线的年轻人的感受。”

除此之外，吴多才也帮助学生举办音乐会、出版作品，甚至替他们争取演出机会。

◆教育应是用生命影响生命

吴多才向本地资深作曲家梁荣平学对位，和潘耀田学和声，到美国后他师从霍尔格(Charles Hoag)学作曲。

美国四年，吴多才获益良多，除了巩固他之前所学的作曲技法，最大收获是让他接触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教育方式。“美国人以奖励出发，学生如果考到五分，老师看到的是那答对的五分，而不是没答对的五分。这整个态度和我小时候所接受的教育完全相反。其实这两种方式的终极目标相同，但一个会使心灵受创，一个不会。”

回国以后当老师，吴多才采用美国那一套方法，每个学生对他来说都是可教的，学生如果不懂，老师就有责任用各种方式让学生明白为止。

至今，吴多才对分流教育还是充满批判，他认为，这种制度太早决定人的“生死”，在培养很多精英的同时，也毁掉了很多人。他也反对填鸭式教学法，觉得孩子在学习上的不同进度和喜好应该得到尊重。教育对他来说，也不只是知识的传授。“一个孩子只要用功一点，通过书本他也学得到知识。”他强调说：“我觉得教育应该

是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影响另一个人的生命。”

发表你的意见，或电邮 chewhl@sph.com.sg 或通过传真 63198126 欢迎你来「众声喧哗」！你对任何艺术活动、演出和现象



钢琴节为本地青年钢琴家开创平台

观赏了今年新加坡国际钢琴节一连几晚的节目，觉得真是值回票价，每位参与演出的钢琴家都各有所长，在风格上精彩纷呈，曲目的选择也多样化，李斯特一些作品更是首次听到，真正难得。

最可贵的是钢琴节开创了一个平台给本地杰出青年钢琴家，这次粉墨登场的林为杰表现可圈可点，在演绎本地作品的努力上，他的精神也值得表扬。”

——张晓雯，市场企划经理

点心宝贝制作更出色

看过几年前的点心宝贝(Dim Sum Dollies)演出，一直很喜欢。这次再看《点心宝贝之新加坡历史》，觉得演出在制作方面做得更加出色了。而且这次演出也加入了很有趣的新角色，比如红头巾、日本军人、海盗等，跟以往的点心宝贝角色很不一样。显然地，创作者花了很多心思构思演出的新元素。

但可能是演出日期离国庆远了一点，剧院里的欢庆气氛不比以往点心宝贝演出这般亢奋和热闹。

——周伟堂，电视节目制作人